

Romain Rolland 著
雷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彌
蓋
朗
琪
羅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91481.2)

漢譯
界名著
彌蓋朗琪羅傳

La Vie de Michel-Angelo

原著者 Romain Rolland

譯述者 傅雷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1935年9月初版
1950年9月3版

基價 8 元

譯者弁言

本書之前，有貝多芬傳；本書之後，有托爾斯泰傳；合起來便是羅曼羅蘭底不朽的「巨人三傳」。逡譯本書的意念是和逡譯貝多芬傳的意念一致的，在此不必多說。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倫的序文是件褻瀆的行爲。因此，我只申說下列幾點：

一、本書是依據原本第十一版全譯的。但附錄底彌氏詩選因其爲意大利文原文（譯者無能）且在本文中已引用甚多，故擅爲刪去。

二、附錄之後尚有詳細參考書目（英、德、美、意四國書目），因非目下國內讀書界需要故亦從略。

一、原文註解除刪去最不重要的十餘則外，餘皆全譯，所以示西人治學之嚴，爲我大作一榜樣耳。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在翡冷翠底國家美術館中，有一座爲彌蓋朗琪羅稱爲「勝利者」的白石雕像。這是一個裸露的青年，生成美麗的軀體，低低的額上垂覆着鬆曲的頭髮。昂昂地站着，他的膝蓋踞曲在一個鬚髯滿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頭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勝利者並不注視他。即在他的拳頭將要擊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滿是沈鬱之感的嘴巴，和猶豫的目光轉向別處去了。手臂折轉去向着肩頭；身子望後仰着；他不再要勝利，勝利使他厭惡。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這幅英雄的惶惑之象，這個折了翅翼的勝利之神，在彌蓋朗琪羅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唯一的作品，以後，但尼哀·特·伏爾丹想把牠安置在彌氏墓上。——牠即是彌蓋朗琪羅自己，即是他全生涯底象徵。

痛苦是無窮的，牠具有種種形式。有時，牠是由於物質底凌虐，如災難，疾病，命運底徧枉，人類底惡意。有時，牠即蘊藏在人底內心。在這種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樣的可憫，同樣的無可挽救；因為人不能自己選擇他的人生，人既不求生，也不要求成爲他所成爲的樣子。

彌蓋朗琪羅底痛苦，即是這後一種。他有力強，他生來便是爲戰鬪爲征服的人；而且他居然征服了。——可是，他不要勝利。他所要的並不在此。——真是哈姆雷德式的悲劇呀！賦有英雄的天才而沒有實現的意志；賦有專斷的熱情，而並無奮激的願望；這是多麼悲痛的矛盾！

人們可不要以爲我們在許多別的偉大之外，在此更發見一樁偉大！我們永遠不會說是因爲一個人太偉大了，世界於他纔顯得不够。精神底煩悶並非偉大底一種標識。卽在一般偉大的人物，缺少生靈與萬物之間，生命與生命律令之間底和諧，並不算是偉大；卻是一樁弱點。——爲何要隱蔽這弱點呢？最弱的人難道是最不值得人家愛戀嗎？——他正是更值得愛戀，因爲他對於愛的需求更爲迫切。我絕不會造成不可幾及的英雄範型。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義，牠只教人不去注視人生底苦難和心靈底弱點。我們當和太容易被夢想與甘言所欺騙的民衆說：英雄的謊言只是懦怯。

的表現。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底真面目——並且愛世界。

我在此所要敘述的悲劇，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痛苦，從生命底核心中發出的，牠毫無間歇地侵蝕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毀滅為止。這是巨大的人類中最顯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餘年來，我們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與信仰底呼聲——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將來，有一天，在多少世紀底終極——（如果我們塵世的事蹟還能保存於人類記憶中的話）——會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們，對於這個消逝的種族，會倚憑在他們墮落的深淵旁邊，好似但丁俯在 Malebolge 之旁那樣，充滿着驚嘆、厭惡與憐憫。

但對於這種又驚又佩又惡又憐的感覺，誰還能比我們感得更真切呢？因為我們自幼便滲透這些悲痛的情操，便看到最親愛的人們相鬪，我們一向識得這基督教悲觀主義底苦澀而又醉人的味道，我們曾在懷疑躊躇的辰光，費了多少力量，纔止住自己不致和多少旁人一樣墮入虛無的幻象中去。

神呀！永恆的生呀！這是一般在此世無法生存的人們底蔭庇！信仰，往往只是對於人生對於前途的不信仰，只是對於自己的不信仰，只是缺乏勇氣與歡樂……啊！信仰！你的苦痛的勝利，是由多少的失敗造成的呢！

基督徒們，爲了這，我纔愛你們，爲你們抱憾。我爲你們怨嘆，我也嘆賞你們的悲愁。你們使世界變得淒慘，把牠裝點得更美。當你的痛苦消滅的時候，世界將更加枯索了。在這滿着卑怯之徒的時代——在苦痛前面發抖，大聲疾呼地要求他們的幸福，而這幸福往往便是別人底災難——我們應當敢於正視痛苦，尊敬痛苦！歡樂固然值得頌讚，痛苦亦何嘗不值得頌讚！這兩位是姊妹，而且都是聖者。她們鍛鍊人類，開展偉大的心魂。她們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愛歡樂與痛苦的人，便是既不愛歡樂，亦不愛痛苦。凡能體味她們的，方懂得人生底價值和離開人生時底甜蜜。

目錄

彌蓋朗琪羅.....一

上編 戰鬪.....二三

一 力.....二三

二 力底崩裂.....五六

三 絕望.....七九

下編 捨棄.....一〇一

一 愛情.....一〇一

二 信心

一三六

三 孤獨

一六三

尾聲

一七七

死

一七七

這便是神聖的痛苦生涯

一八五

彌蓋朗琪羅傳

彌蓋朗琪羅

這是一個翡冷翠城中的中產者——

——那裏，滿是陰沈的宮殿，矗立着崇高的塔尖如長矛一般，柔和而又枯索的山崗細膩地映在天際，崗上搖曳着杉樹底圓蓋形的峯巔，和閃閃作銀色，波動如水浪似的橄欖林；

——那裏，一切都講究極端的典雅，洛朗·特·梅迭西斯底譏諷的臉相，瑪幾阿底闊大的嘴巴，鮑梯卻黎畫上的黃髮，貧血的維納斯，都會合在一起；

——那裏，充滿着熱狂，驕傲，神經質的氣息，易於耽溺在一切盲目的信仰中，受着一切宗教的和社會的狂潮聳動，在那裏，個個人是自由的，個個人是專制的，在那裏，生活是那麼舒適，可是那裏

的人生無異是地獄；

——那裏，居民是聰慧的，頑固的，熱情的，易怒的，口舌如鋼一般尖利，心情是那麼多疑，互相試探，互相嫉忌，互相吞噬；

——那裏，容留不下萊渥那·特·文西般的自由思想者，那裏，鮑梯卻黎祇能如一個蘇格蘭底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祕主義中終其天年，那裏，薩伏那洛爾（Savonarole）受了一般壞人的利用，舉火焚燒藝術品，使他的僧徒們在火旁舞蹈——三年之後，這火又死灰復燃地燒死了他自己。

在這個時代底這個城市中，他是他們的狂熱底對象。

自然，他對於他的同胞們沒有絲毫溫婉之情，他的豪邁宏偉的天才蔑視他們小組的藝術，矯飾的精神，平凡的寫實主義，他們的感傷情調與病態的精微玄妙。他對待他們的態度很嚴酷；但他愛他們。他對於他的國家，並無達·文西般的微笑的淡漠。遠離了翡冷翠，便要爲懷鄉病所苦。（一）

他一生想盡方法要住在翡冷翠，在戰爭底悲慘的時期中，他留在翡冷翠；他要『至少死後能回到翡冷翠，既然生時是不可能。』(二)

因為他是翡冷翠底舊家，故他對於自己的血統與種族非常自傲。(三)甚至比對於他的天才更加自傲。他不答應人家當他藝術家看待：

『我不是雕塑家彌蓋朗琪羅……我是彌蓋朗琪羅·鮑那洛蒂(Michelagnolo Buonarroti)……』(四)

他精神上便是一個貴族，而且具有一切階級底偏見。他甚至說：『修鍊藝術的，當是貴族而非平民。』(五)

他對於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幾乎是野蠻的觀念。他爲牠犧牲一切，而且要別人和他一樣犧牲。他將，如他所說的，『爲了牠而賣掉自己，如奴隸一般。』(六)在這方面，爲了些微的事情，他會激動感情。他輕蔑他的兄弟們的，確他們也應該受他輕蔑。他輕蔑他的姪子——他的承繼人。但對於他的姪子和兄弟們，他仍尊敬他們代表世系的身分。這種言語在他的信札中屢見不鮮：

『我們的世系……維持我們的世系……不要令我們的血統中斷……』

凡是這強悍的種族底一切迷信，一切盲從，他都全備。這些彷彿是一個泥團（有上帝捏造人類的泥團），彌蓋朗琪羅即是在這個泥團中形成的。但在這個泥團中卻湧躍出澄清一切的分天才。

註：（一）『我不時墮入深切的悲苦中，好似那些遠離家庭的人一樣。』（見羅馬，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書）

（二）『死之於我，顯得那麼可愛；因為牠可以使我獲得生前所不能得到的幸福，即回到我的故鄉。』

（三）Bonarroti Simoni 裔出 Settignano，在翡冷翠地方志上自十二世紀起即已有過記載。彌蓋朗琪羅當然知道這一點。『我們是中產階級，是最高貴的世裔。』（一五四六年十二月致他的姪子 Lionardo 書）——他不贊成他的姪子要變得更高貴的思念。『這決非是自尊的表示。大家知道我們是翡冷翠最老最高貴的世家。』（一五四九年二月）——他試着重振他的門第，教他的家族恢復他的舊姓 Simoni，在翡冷翠創立一族莊；但他老是被他兄弟們底平庸所沮喪。他想起他的弟兄中有一個（Gismondo）還推車度日，如鄉下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不禁要臉紅。——一五二〇年，Alessandro de Canosa 伯爵寫信給他，說在伯爵底家譜上查出他們原是親戚的證據。這消息是假的，彌蓋朗琪羅卻很相信，他竟至要購買 Canosa 底宮邸。據說那是他的祖先底發祥地。他的傳記作者 Condivi 依了他的指點把法王亨利二世底姊姊和瑪蒂特大伯爵夫人都

例入他的家譜之內。

一五一五年，教皇雷翁十世到翡冷翠的時候，彌蓋朗琪羅底兄弟 Buonarroti 受到教皇底封綬。

(四)他又說：「我從來不是一個畫家，也不是彫塑家，——作藝術商業的人。我永遠保留着我世家底光榮。」(一五四八年五月二日致 Lionarito 書)

(五)他的傳記作者 Condivi 所述語。

(六)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致他的父親書——他在一五〇八年三月十三日三十三歲時纔從父親那裏獲得成

丁獨立權。

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爲何物的人，請看一看彌蓋朗琪羅罷！從沒有人這樣地爲天才所拘囚的了。這天才底氣質似乎和他的氣質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征服者投入他的懷中而把他制服了。他的意志簡直是一無所能；甚至可說他的精神與他的心也是一無所能。這是一種狂亂的爆發，一種駭人的生命，爲他太弱的肉體與靈魂所不能勝任的。

他在繼續不斷的興奮中過生活。他的過分的力量使他感到痛苦，這痛苦逼迫他行動，不息地行動，一小時也不得休息。

他寫道：『我爲了工作而筋疲力盡，從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地工作過，我除了夜以繼日的工作之外，甚麼都不想。』

這種病態的需要活動不特使他的業務天天積聚起來，不特使他接受他所不能實行的工作，而且也使他墮入偏執的僻性中去。他要雕琢整個的山頭。當他要建造甚麼紀念物時，他會費掉幾年的光陰到石廠中去挑選石塊，建築搬運石塊的大路；他要成爲一切工程師，手工工人，斲石工人；他要獨個子幹完一切；建造宮邸，教堂，由他一個人來。這是一種判罰苦役底生活。他甚至不願分出時間去飲食睡眠。在他的信札內，隨處看得到同樣可憐的語句：

『我幾乎沒有用餐的時間……我沒有時間喫東西……十二年以來，我的肉體被疲倦所毀壞了，我缺乏一切必需品……我沒有一個銅子，我是裸體了，我感受無數的痛苦……我在悲慘與痛苦中討生活……我和患難爭鬪……』(一)

這患難其實是虛幻的。彌蓋朗琪羅是富有的；他拚命使自己富有，十分富有。(二)但富有對於他有何用處？他如一個窮人一樣生活，被勞作束縛着好似一匹馬被磨輪底軸子繫住一般。沒有人

會懂得他如此自苦的原因。沒有人能懂得他爲何不能自主地使自己受苦，也沒有人能懂得他的自苦對於他實是一種需要。即是脾氣和他極相似的父親也埋怨他：

「你的弟弟告訴我，你生活得十分節省，甚至節省到悲慘的程度；節省是好的，但悲慘是壞的；這是使神和人都爲之不悅的惡行；牠會妨害你的靈魂與肉體。只要你還年青，這還可以；但當你漸漸衰老的時光，這悲慘的壞生活所能產生的疾病與殘廢，全都顯現。應當避免悲慘，庸地生活，當心不要缺乏必須的營養，留意自己不要勞作過度……」(三)

但甚麼勸告也不起影響。他從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祇以極少的麵包與酒來支持他的生命。他只睡幾小時。當他在蒲洛納 (Bologne) 進行于勒二世底銅像時，他和他的三個助手睡在一張牀上，因爲他祇有一張牀而又不願添置。(四) 他睡時衣服也不脫，皮靴也不卸。有一次，腿腫起來了，他不得不割破靴子；在脫下靴子的時候，腿皮也隨着剝下來了。

這種駭人的衛生，果如他的父親所預料，使他老是患病。在他的信札中，人們可以看出他生過十四或十五次大病。(五) 他好幾次發熱，幾乎要死去。他眼睛有病，牙齒有病，頭痛，心病。(六) 他常爲

神經痛所苦，尤其當他睡眠的時候；睡眠對於他竟是一種苦楚。他很早便老了。四十二歲，他已感到衰老。（七）四十八歲時，他說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八）他又固執着不肯請任何醫生診治。他的精神所受到這苦役生活底影響；比他的肉體更甚。悲觀主義侵蝕他。這於他是一種遺傳病。青年時，他費盡心機去安慰他的父親，因為他有時為狂亂的苦痛糾纏着。（九）可是彌蓋朗琪羅底病比他所照顧的人感染更深。這沒有休止的活動，累人的疲勞，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種種迷亂狀態。他猜疑他的敵人，他猜疑他的朋友。（十）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們不耐煩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十一）他的家族也嘲笑這永遠的不安。（十二）他如自己所說的一般，在『一種悲哀的或竟是癲狂的狀態』中過生活。（十三）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覺得一種悲苦的樂趣：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歡喜。』（十四）

對於他，一切都成為痛苦底題目——甚至愛，（十五）——甚至善。（十六）